

剡源集附札記
四



剡源集

附札記

(四)

戴表元撰

剡源集卷第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轡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縑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凍抗。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沈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有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欲可以

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沈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厓僻谷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往埋藏伏匿。積千百年而不得一日之遇。而罽丹絺漆貝毛箇括尋常瑣細之蓄。在於國容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況於秀人奇士。懷不可虛之藝。而逢不可失之時者乎。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幸而爲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於上。以取榮祿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謂勞矣。於萬一之中。鈍墮慚慙自棄者。又所不算。貢君仲章。以儒隱宣城南漪湖上。余嘗遇之。觀其居家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旣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旣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糧秣騎。騰觚篋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餒士。必快慕之。今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卽取印綬節傳爲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尙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沈渙忍。爲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

光明月干將鏌鋌之氣。將辭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時。騰驤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慚慙。自棄。往願爲弩。丹絳鐵貝。毛箇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遠哉。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爲之別。

送曹士宏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銜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慚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懷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宏。士宏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宏。又因知士宏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

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宏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宏。而盛意不可虛辱。獨敘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宏。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宏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陽。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旣而私相與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清。吏懾其明。而吾徒敬其文。雖侯之才。其概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俎。幾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爲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胸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斂穎。韜潛謹飭。冰淳矢直。邴曼容之浮沈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毫振擯。周遭整刷。春旋樞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作祿雖嗇。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蒙瑕裏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六黜汰褻勸。甄侯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以願有所激厲。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爲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陽耆舊。兼載名宦。今而後。吾州父兄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池臺館舍。想侯之爲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域。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胃。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子兄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條羸膝。約敝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鳴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刻人。幸旣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邇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

余爲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愬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矜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卽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動心忍性之目。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常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期頤婆娑黃金輿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旣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嗤之。以爲捨本業而事游說。非其土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

得推擇爲吏。遂去竄於俠徒。歎曰。此猶先王之遺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焉。能時其緩急。而馴養其才技。以爲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之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身俯仰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爲多才而寡過者。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爲州。以余所知名賢比比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客。施鉛山宋吾省。自予之息肩。無十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爲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沈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麤足。是既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氣誼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肅爽。居財殊不吝澀。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爲吾省惜。屬有行役。爲略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爲吾黨勸焉。

贈曹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河喬岳之類。往往皆在西北。而枝條餘委。散之爲清纖峭麗奇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爲然。世之君子。詮量人之才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傾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卽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札雖早習文學。而不憚北游齊晉魯衛諸國。日與賢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爲足。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狷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荆。近不

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穀穀之內。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材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時時俯仰方冊。見六合外事。及間接古名賢人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驪。嬴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諗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爲子貞難。爲余易也。何也。余之狷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滌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涸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微服處廬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愚之狷愚。滌陂渠處閭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爲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諗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爲序。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闢茸晦昧者。託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水火。

今日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鬪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銛。而寧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爲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闕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日。卽拔援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沈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寸量尺綫。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二十年。家單嗣絕。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澌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校官字彥實於杭。問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機春穀奔奇聞異解。踐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爲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令卽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同宣城。見王敬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是歲五月。旣望。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士連吳荆。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中原者。謂之奇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輶之傳。無

日不至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寶。犀魚孔翠。鮫綬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羣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犖然有當予之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縝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爲名公卿賢師帥。童丱之年。珎璜耳習。龜組目歷。及今春秋鼎盛。乃方從于大夫車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沈里巷。居常自諉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餘子。言游之絃歌也。而慕之者復爲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爲子雲相如。以風土評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爲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尙攘臂企趾爲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閭而迎。幸且至。則修衣冠。振顏容。候其一言。以爲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旣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

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爲夸。而術常不敗。余深異之。以爲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闊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傭書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者。往往病廢先業。求昔之所依。以爲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爲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尙若有得。乃其旅力趣鏘。矍鑠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爲京房郭璞。生其毋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歷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微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不可製。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卽篝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尅制化之說。士大夫旣相駭惑。而衆星翁其共排斥之。以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亦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況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尅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歎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某禍後當如彼。某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屢烏所經。裹囊握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

父於余爲同產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爲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
窶廢阻。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遂書所見。勵
生。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趙君蹲。字立道。年三十。以閤閱辭翰。志節當得美仕。
一日棄其家。佯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他日數言三茅。試依
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熒林薄間。穴窗窺之。果趙君。卽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產挾持
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戀念三茅。怨其家奪其志。曰。必殺我。竟以此怏怏得疾。余嘗疑之。趙
君非佯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陵丘壑煙霞
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暇得。
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制於累。窘於力。與不暇知等耳。故如趙君之捐身行
志。世人往往驚駭以爲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
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竊有愧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惰。無
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來。欣欣然令人有駕青牛騎黃鶴之想。而公度
方以名字通籍金闕。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者。則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

之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勝門戶。當杖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尙未晚也。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爲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數遇也。於是乎礫裂四出。散而爲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林巖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爲高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蹤跡巉峭。言行誕譎。往往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公輔鄭遨之高才絕識。動輒離家棄俗。俛首去爲黃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恣睢無以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爲公卿淵府。一閨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崛起自負。朝遊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而老。潛然不免有霜露憂。則投章甫裂逢掖。遂一往爲老子役。若終身焉。旣又憧憧然有嘯蘇門。棲崧高。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奇之。以南者。蓋余所云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旣不足。求之養人亦不能。有餘焉者也。雖然。以南儒者也。儒者之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出而嘯百川。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而簡其資之以爲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遯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爲遊。則雖胝行喝走。役役於道途之間。祇自弊耳。鄴爲東南斗絕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雁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爲闕。故凡懷章之吏。彈鋏之客。莫不顧睨軒舉。指爲先登。他日羣而質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疆絕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足以爲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頒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况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爲彼之遊則易。然爲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略天台。而窺於雁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爲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傳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乎。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爲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憊。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華山。而諸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林避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略造意。卽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疏通滯礙。果各異其

逢哉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洲後天姥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諗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思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脫髮卽往居之爲上人喜上人曰吾何爲拘拘於此肩一簞緣石橋循雁蕩出金華洞過天目拂靈巖虎丘浮金焦仰鐘阜沿灞皖投匡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跨巫峽歷峨眉望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從觀於蒼梧之野無難也已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遣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交友滿江海今亦不掛念顧歸而見雲門花草樹石皆吾飲食臭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煙霞天露皆吾囊橐儲餼見雲門禽蟲魚鼈皆吾過從還往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人世之適有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礙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厚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軒紱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鳥道一宿可至秋高山中熱時上人爲我取葛翁泉釀酒列酌數行蕩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蹤歌徹公之遺篇陶陶乎囂囂乎喜而遊憊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慮而歎余亦覲樓而書以爲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

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饒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遊遊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剎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爲之五年而山靡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徒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爲瀑布則有事瀑布有當北遊者吾以爲如瀑布遊且吾聞薊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據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爲之懽悅自失不獨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爲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爲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爲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己巳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爲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爲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况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烏况其子孫乎表元旣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浹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

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攷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惘惘焉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經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旣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爲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爲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爲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人也而孰爲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爲之留行而圖之爲之經紀爲之告於人而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己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車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忤忤然安能爲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爲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爲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爲宗。庚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櫝之以進。蓄水聚小魚千百。櫝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強徙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櫝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爲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略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己道。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烏鳶蛇蚓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遊。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銑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

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爲善然初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以下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爲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趨趨畏報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吏句稽剖析之類而師儒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係乎其人之自爲之歟屬者科舉之弊旣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志有志節者或恥爲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闕升府俾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爲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衡之江山焉江山固衡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爲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止矣合一縣之官自其長第而下之曰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徼而卑止矣然尉與巡徼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權行勢伸若不與縣相混主簿雖尊於尉與巡

微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勞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憚爲之。昔者余與友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間。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慷慨喜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爲數數歎息不置。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技角於有司。屢爲數萬人舉首。又進爲國子生。文譽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喜曰。吾不能忘祿而爲此。然幸而得免於前者之歎。及旣爲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奮不失己而已。及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願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若蛻塵而仙。簿書箠楚之吏。欲爲南仲而不得者。若坐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爲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欲翱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乎。於是人皆復爲南仲歎。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余曰。南仲無歎也。南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爲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亦非必以其官也。今之所見。勞多而辱近。有尉與巡。微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爲也。南仲行矣。毋以誘遷。毋以脅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而士美。士大夫非樂靜慕奇者不至。將有憐子之才。而援子於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志者。遂各爲歌詩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屬以爲序。

送謝仲潛序

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常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

饒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于庠校間，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爲之喜甚。己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者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闊來，一日不廢學。然益更事諸變故，寒漂暑愀，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嵩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尙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間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充仲潛之志所欲爲，與儒者之職所當爲，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而儒冠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吾子弟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也。而不幸飢渴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吾愛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郎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剡源集卷第十五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大德壬寅歲余在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書行署。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則方圓其齋。衰經在苦塊之中。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於安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葬處。蓋不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泰。字通父。胡氏夫人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當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府君於次在三。資特粹厚。幼好學。遂通瞻經史。居家庭。鄉閭以孝謹聞。嘗典掌本郡財賦。有貸府君私錢。踰期不償者。一不問。比其死。攜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藉從軍南伐。道遇士卒急難。常挺身救護。全活者甚衆。謂人曰。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正命死。將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充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衆。力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害。夫人父諱聚。清慎無餘資。夫人當笄。爲擇良對。得府君。壻于家。府君死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處敬。方十三。夫人當盛

年以貞節刻苦自勵。日夜力鍼紉機杼。取其贏供師資費。二孤賴教督。皆成人。處益今以行署秩滿。授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處敬。浙東勸農司書吏。意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官祿。得以婆娑壽考。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溼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三十日死矣。嗚呼。茲豈可不爲嗟痛惋慕。而慷慨引義節如胡氏考妣者。儕之古烈丈夫烈婦。疇不謂宜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默。孫女三人。銘曰。

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阡。尙百年千年。無震無驚。

曾君墓誌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讀其狀。識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東南知名士。卽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固可以次論焉。君諱一鶚。字叔翔。父少亢。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點。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山旣蚤。夜勗君子。家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摩。靡不通究。時方崇進士舉。顧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儕輩十五六通顯矣。君浮沈其間。不倦不慝。然性明決。常高持風裁。見鄉人過誤。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實。成於君。是是非非。應口剖析。聞者犁然而服也。母胡氏卒。居士年浸高。君承薦寢膳。冬夏溫清。晨昏起居。無違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兄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有善獎之。少不謹。警之。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淑二息。族子弟有佳質。亦糾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留

運詩酒。頽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鄰有急難。赴之恐後。至凋窮賑乏。尤不靳。丙子之潰。所在無寧居。或相譁張爲閔。君以靜鎮。羣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葬。送車縞素。傾村空郭出。纍纍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閒居。不言而教成。無權而惠行。往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林壑盤蔚。有鶴巢。龜峯之目。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隨隱。義山諸公嘗爲賦詩。甚奇。並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弈。將婆娑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遂卒。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名。不過循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己。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間。家人以爲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虧友讓意。及勿以錙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與紹。次適倪清。孫男五。鏗。鉞。鎮。錡。鏞。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尙幼。諸孤以故葬。緩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始克窆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祔。銘曰。鶴以羸存。龜不利走。予與偕藏。今復奚云。昭之熄。潛之獲。旣堅旣謐。維茲幽宅。

吳君墓誌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節人。建節之吳。唐末逃黃巢兵。由歙徙美樓居。號樓下吳家。環樓下數里間。至今祠所謂吳尙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沖靜。生二子。長安行以

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卽君。少警敏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爲之。墾殖日增。綱紀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簪裳軒騎。熙恬往來。詩書豆觴。談笑辦集。悠悠然。令人忘死生之憾。興廢之戚。才乎哉。樓下居皆毀。改築柏水。柏水者。承務公本生家徐氏丘隴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人質成徼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難嫁。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己息。他恤孤撫弱。事聞無不爲。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不必華。庇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疎。在擇交。聲名不可貪。在立己。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施爲蘊蓄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中。爲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尙幼。初貴溪尉仕成而倦遊。問以郡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恢仁山之塾。豐禮幣。美庖膳。以招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問。大本旣精。孔氏尙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能以罷舉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斗經中何脫二語耶。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脩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授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疾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資高邁者。人人思飛騰高舉。脫塵囂機械以爲樂。將自不可測邪。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銘曰。

勛其功。美其宗。天不惡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疎。惟茲新岡。孝友之藏。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誌銘

信弋陽楊君應桂。既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尋喪母夫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皆不以爲吉。乃追用治命。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能名。纔長一歲耳。間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太學弟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意氣相顧。驢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事。如夢寐。憂患病憊。憔悴。亦具成老翁。于是。又相弔。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徙。派出祥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銘。字子成。曾祖和。祖崧。將仕郎。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羣。比壯。信鄉先生王伯羽。學問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卽擇知名士爲師。而日以一編程所業。既而應桂遂中乙科。人爲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爲江東士大夫窟藪。景定咸淳中。湯尙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東濡西染。出聞珎瑛之音。入瞻槃杆之戒。不言而成良士。至當塗。傲僚宿師。皆驚怖詫服。以爲少年安得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襄師潰。當國者懸高爵。誘士士來如麻。府君曰。是尙可爲乎。應桂僅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僚。以歸聚宗戚。保衛赭亭山。鄉民依而全活甚衆。久之。藍山塾闕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許赴之。遇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含怒蓄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調鄰有義。謝禮部之謫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贐遠餞至匯澤。語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

自愛。禮部歸先寓書道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訐。以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爲弋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尙勤儉。葉夫人性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問。自諸老處歸。問得一善言。爲之喜見顏色。府君沒。家遷於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沒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惠。次適進士游味道。孫男三。公審。志學。宏孫。公審早世。孫女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愛孫。銘曰。

既有爲之華。孰得而羸其家。既有爲之終。孰得而涼其躬。惟安惟穆。歸茲新卜。斲堅書良。永闕陰石。

游縣丞墓誌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似所爲譜。建亂。徙信。今爲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庖廩空。而時節設施。展敍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泊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輻不售。辛未歲。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循職郎。

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點胥一譁。儒君承牒詣墓所。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牘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爲鄉人徐經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羨不歸私裝。商權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爲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僑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亦以毫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爲新會民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會者與壻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坳頭村。於是發土撒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祔兆域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爲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爲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晚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蹙。僅免兵革。天又遣之賢息。使遊魂寓魄歸安塋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壻將仕郎濟南辛衢。次故迪功郎新會尉。□□平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

鵠爲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曰。

生爲勞儒死羈客。星風瘴癘魂焉薄。不如鄉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孫散處荆揚間。揚之項。徽爲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嶠。峭拔奇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爲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相望。隱然爲東南華門。君曾祖童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爲妹壻。祖維寅。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夔。累試補太學。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雀鼠之訟驚于家庭。君纔七齡。二弟襁褓。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于郡縣。于臺于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矚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壤以和。毋敗吾溫清誦絃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承師稟學。日記千餘言。援筆爲文。俊氣奕煜不肯休。未幾。母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瑤。李君睦。齊君興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蒼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薦既登甲戌高第。而弟若子迺邇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林。池臺潔脩。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詠。

於其間。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娓娓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離析。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似造物者憐其愿而娛之。然性不吝滯。見義卽爲。遇急張弛。尊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袞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三十人。羣從姻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輩耕織。卽死亦不爲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爲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爲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爲。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爲宗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爲之祥後。孫女二。君嘗自卜地於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銘曰。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譴。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爲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訪對策。依題爲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

君志禹未弱冠以尙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點膏已篇滿成文復紆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尙書爲額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旣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鄧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爲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頓予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爲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關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尙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爲師宗人節甫爲友閭塾櫛比書燈熒熒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掇旣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聞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志禮鑒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疎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愴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慎所習勿爲虛誕褻淺者所昧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雨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嫻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爲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

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女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

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吾藏吾斲。以還于冥漠。是之謂真宅。

游鄉貢墓誌銘

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既踰嶺返其先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既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審能信然於游氏父子之間乎。按游氏之譜。遠自漢魏。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建亂。徙信。大觀中。八世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詳已具新會府君志。江南之族貴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拔其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充貢爲尤難。新會府君起清門。挾俊能。同業既讓爲先登。叔大甫弱冠。隨羣授牒。輒復得之。旗鈴踵門。冠蓋屬途。州閭以爲榮。然叔大資嚴重。不切切於卑近之獲。早卽從徐巖爲陸氏之學者。游於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鑽暑研。頗見條貫。遂歸築室於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癸酉歲。以舉首再貢于鄉。將試禮部。遭所生父喪。不行。而舉罷矣。初。科目士厭詞賦雕篆無益。故試之明日。加試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其真才。試者殊不能並焉。叔大自爲童時。舉筆已嶸嶸驚人。迨於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聘致以爲賓師。楷則雅善教誘。欲學卽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留難。晚涉憂患。家事日落。饘粥因賴以羸給。嘗有推轂爲婺源校官者。辭不赴。惟爲郡博士一出。當其計會兵燹後。殿廡舍次。藉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叔大居

守而弗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刳心鍊形。忘飢渴瘴療。數千里而求之。則皆已死。發哭踊擗如喪。得二菽於瀧水。踰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夫聞其事者。舉爲詩文。以感歎嗟傷之。叔大於人。惻愍謙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爲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詢謀。燕游談會。經酣史薰。琴怡弈暢。恢恢然通儒達士也。喜爲詩。以邢居實之名。名其集。曰呻吟。叔大諱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曰新。祖諱敏。父新會。承諱子賢。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肖龍。有儻質。先一年卒。次詹。爲弟崖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烈。周某皆業儒。孫男一。隆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年六十四。臨絕。不囑家事。諸孤奉其教。居喪不用俚俗禮。十一月某日。葬謝郭。銘曰。生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斯人。

剡源集卷第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婺源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葬。大母孺人江氏也。讀其狀。堦浮梁文學掾操君茂之爲也。余以禮辭。不可。則據所受狀爲之辭。孺人諱秀。字靜貞。江氏。世居徽婺源之虎溪。其先有諱雲者。仕至銀青光祿大夫。五世而至參議公振。於孺人爲曾祖。參議生三友。舉進士。於孺人爲祖。進士生一龍。於孺人爲父。虎溪之上二十里。有山曰冲峯。嶠崿峭厲。盤繞而爲村。下有大家族。吳居之。江、吳世爲婚姻家。初。孺人之大母汪氏送女子吳。識帥厲公之子克珍。字賢翁。於稚年。語其內子齊曰。是兒碩貌寡言。重遲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孫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媒者曰。然。卜者曰。祥。而孺人亦歸于吳。孺人性沈毅。聞義卽從。其始至。親饋之。次姑誨之曰。吾家閨閫以柔順爲法。柔故能持剛。順故能處逆。爾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親相夫。接族馭隸。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政。吳之上下內外。無不悅喜。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體足矣。文繡非所愛也。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亟食以易疾。不若蔬食之安也。晚歲貲算益豐。不以爲意。遇窮乏必恩施。

貸里中多阻溪漲。創杠梁以濟涉者。尤重儒業文士。詣門朝夕爲親視饌膳有加禮。坐聞諸孫諷書聲。喜津津出眉間。或躬攜棗栗以示勸賞。每歎曰。吾吳氏積善者累葉矣。天不違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辛丑九月十八日。以疾竟卒。年七十五。子男二。應楊。應樵。女二。孫男五。璫。瑋。環。璨。斑。孫女四。曾孫男一。頤。女一。葬緩有故。丙午十月某日。始窆里之善原。銘曰。蘭幽而薰。玉韞而氛。吁嗟賢柔。作則吳門。後有君子。尙攷斯文。

單君範墓誌銘

吾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余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微名。旣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卽去而他遊。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予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免。於是遂歸隱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道營殖。面不帶憂慍。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忘倦。蓋真以德義自給者。而予解棄官守。攜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函裏父所著書及事狀來徵銘。按單氏之籍。自婺遷明。奉化凡三枝。居湖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旗。居下郝枝稱鄉貢進士淵。而晦溪枝稱君範。曾祖光喆。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知讀書。崇道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妣龔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之簪珥。無吝惜。其書已脫藁。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

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爲晦溪處士餘力稿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祿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全其身。若令得一下士之秩碌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就。令居產能致千金裝孰與清素傳子孫之爲安。然君範性謙曠非若他人能商略利害爲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俗風聲氣澤陶寫停積而致然乎。生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卒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曠縣忠節鄉葛竹山之原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臻其奧矣。銘曰。

大山嶙嶙長流沄沄是爲晦溪明經處士之墳。百世之下寧無智者勿踰其石勿翦其櫟。

趙君理墓誌銘

君諱與蒼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逃靖康亂始南來。而君爲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瑋。宋通奉大夫。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兄弟凡五人。俱擢進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曠縣丞。妣史氏。孺人。君生而貧。長而兵。其持家瞻親以犁鋤筆硯。余識君當十三四時。清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卽置書。研獵奇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審閱幽宏奧妙。若有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講廬。不遇。遇諸郊途。問何適。曰聞二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往尋之。果然得以證某誤也。因喜不自禁。嘗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示笑云。較漢史氣何如。其苦心慧悟非尋常才子。

所及而善生殖。世墓在州東白水村。買山及陸地。開田堰。水課僮丁。某所種禾菽。某所種棗栗。高卑位置。具合繩度。然平時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喜爲農圃事也。三十復一出遊吳。時僚才士舉慕與之遊。以病歸。竟死白水村。不娶。無嗣。以其兄之幼子衰經主喪。遂葬世墓旁。而弟與聲來乞銘。嗚呼。余實村居。厚君而忍銘君乎。而忍不銘君乎。君所爲雜詩文。散落僅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源。於州里有鄞城志。於字書有汧策。於諡法有諡譜。於古今有聖賢羣輔錄。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十三日。年三十四。銘曰。

生之奇。曷不益其羸。成之疾。曷不舒其逸。郭門之東。有桂叢叢。有麓隆隆。聯城異宮。祖孫是從。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開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而陳以文章科目。遂爲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卽及從之遊。一門羣從。東觚西槩。左臚右璫。軒軒然而趨。孀孀然而休也。功父君在昆弟間。獨談諧脫略。若不屑意。時好者。余甚異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謀。故不仕。祖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里閭推尊爲儀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爲官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父諱育孫。韜潛篤厚。繡衣公卽其伯氏。一出仕。亟爲當途所知用。麾馳節。奔不暇私顧。因盡任其留事。關廣廈。幾千堵。瞻同堂。數百指。娛適朝散。公無虧容。每曰。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爲孝一也。斥餘資。倡義於族黨。至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晚歲。以恩

補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疎財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有階註銓。調隆興軍使。轉承信郎。辟殿前都統司幹辦公事。右司梅公應發一見奇待。□□舉任使制詞。有借逕發硃之獎。至甲戌。多事急材。超轉武節郎。將有授任。而府罷矣。築一區於所居山之左。榜之曰東塋耕舍。日求異人元客。與之講。駐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求人疾患。時驗。雖重費不計惜。既而慕龍虎山清妙。徒步往謁。尋受其山中師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飲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清獻酒。用康節法也。迪功舊刊解氏義居圖。教戒子姪。君繼其爲。求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月。父病。有加焉。既歿。躬負土合葬。事畢。益厭塵濁。有長往不返意。以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日。竟卒。生乙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夫人趙氏諱與康。燕邸諸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憲。紹恕。紹俞。紹弁。紹俞爲仲弟後。女一。適汪恢春。孫男二。宜。宣。於是君所自卜壽藏。在耕舍西已山之原。紹憲等將用某年某月某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介世好來請銘。銘曰。曰獨而獨。曰羣而羣。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不失其我。林木之蒼然。風谷之琅然。縹緲翩翩。歸來乎茲阡。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誌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入夫人之譜。由奉化城西管山居鄞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僅可知者。外曾大父諱珏。外大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惟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曰鳳娘。緣同里連山。

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鮪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饑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嫗嫗聞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須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枝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礙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已六十三扶憊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犁侵之麥芄芄然幾無以容拜展爲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大父勤勞多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氣時零丁夭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塋車寄沈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尙不免棄捐荆杞如是有如屬疏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止不得尙以力薄爲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愛而蓄之亦旣卜吉規以爲壽藏於專葬無所礙乃以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啓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紹地中壠壬穴丙向趨迎稠重環衛秀密望居士府君中枝之麓冠襟而屏机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懼以愛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舒幽懷以期永久銘曰

生爲勞母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爲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岡凡我剡源子孫其謹

勿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章居實法師在錢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閒常相周旋。見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逢之趣。深賢之。別去數年。當大德乙巳。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實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於西太乙宮矣。某月某日。將窆洞霄山中。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師諱氏。字居實。章氏台黃巖人。章之世多達者。至師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侍父來杭。居紛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凝如愚人。己巳春。竹宮繙經。往遊觀焉。儀止脩雅。應對開爽。衆目爲屬時大滌諸老咸在。遂攜以入山。一山郎公專意育教。十八歲爲道士。命禮四世孫李某爲師。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真觀上座。兼書記。辛巳。充元學脩譔。西太乙宮焚脩。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進元學提舉。住持龍德通仙宮。元真。丙申。提點佑聖觀事。固辭之。繼爲凝神齋高士。兼住持元洞觀。大德改元。提點元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宮提點。知宮。復辭。明年正月。洊被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授杭州路道錄。辛丑。陞提點知宮。力丐仍本職。壬寅。拜璽書護持師。內飭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道侶栖栖然僑寄湖側。偃隘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嗣逸峰楊公相繼極力補綴。漸見端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爲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於楊氏之廢圃。面勢而原麓。稱卜吉而龜筮叶。要成而書契備。於是發擢節所餘之緒。裒材役工。心計身督。忘寢食而爲之。未期年。庫舍。齋堂。丈室。卽成。而師

以勞勩致疾。然猶不自悔。降寒盛暑。蹢躅木叢几架間。曰。命之脩短天也。西宮吾家世。事不可不竟。性通豁。與人交無城府。在元妙。元妙之人。惜其去。在杭錄。麗罰者。自以爲不冤。將迎之需應。貸如己責。簡文移省勾追。代期未滿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餞行有彩帳。師以沾譽無益。卻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艱險。無倦容。丁亥。入覲。宣勤尤至。一山公仙遊。與逸峰之喪。營奉如禮。在通仙。建層閣。闢公帑。翼俠廡。宏外門。在元洞。則巨構一切鼎新之。錢塘使客中。都官往來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覲。初若不可干。久而彌敬。酬應稍空。騷儒韻士。絃弄觴詠。瀟瀟然清事起矣。世人言仙不可學。以爲去人道遠。故求之茫茫。以余觀之。古之名能爲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厚。然後得之。去人道殆甚近。觀師之爲人子孫。爲人師長。爲人交友。一一無憾。使爲仙者不絕於世。非師輩其誰宜。師將化。命左右掖以坐。知舊問疾有灑泣者。張目視之。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戚爲。復就枕。遂化。嘗名修真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真。沖妙法師。生於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爲之嗣者吳貴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銘曰。以道爲樊。以氣爲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目之陽。雲庭霧臺。師乎庶幾。冥冥去來。

康濟甫墓誌銘

番陽康濟甫卒。旣薨。附于新興鄉查句源祖塋之旁。及是將別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邯鄲太守誼。集衛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譜。陶穀學士爲序。其徙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集爲開封譜。

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翼。曾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馬。密州之□
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密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遭巢寇亂。避地
黃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祁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
又四世至澹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受桂陽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番陽。是
於濟甫爲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榮。字濟甫。資性靜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
弟妹有恩。浹宗姻有禮。交鄰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薦。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
記覽爲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沈觴詠。陶寫圖史。充然若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
履官府中。更徭役。義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身。家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
正。不赴。郡校延爲耆儒。吉月必黽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爲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
日。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訃查句。又二年丁未某月某
日。窆某鄉某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
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爲之
銘曰。

維橘不遷。鬱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牒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紳帥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跼鄂相承父頌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黃卽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旣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鬻能斬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爲李氏之亡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薰李黃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帥鄉人新之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駕溫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爲鄰州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翰卽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客合羣有蔽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案憤訟如潰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旣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爲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客至淪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尙幼孫男三昌孫昇孫曷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爲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爲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謹重纘暢疎財急義未嘗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壘爲重旣幸脫民板襲儒蔭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三十

解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亦贍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請銘銘曰。

嬰幼耆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禰祖。英英新丘。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樓府君墓誌銘

士之閒居。有能以家世積累自重。而不繫於榮名勢祿者。吾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默。與夫字也。樓之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郊始。奉化之壤本爲鄞。鄞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爲縣。銀青從自吳。當唐季。佐吳越王爲鎮海節度。往來駐屯二縣間。誥詞有公忠奉職信義修身之褒。晚歲愛奉化鄞陽鄉山水。卜築而居之。鄉人感其惠死。廟食於鄞之橫溪。至今而鄉名遂易爲忠義。蓋取誥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及仕。君世業儒。天性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鬪訟者。正色語以枉直。往往愧止。治生無鉤距。餘暇歌酒自娛。賓朋故舊過門。從容燕款。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暮。儻然如欲脫去世俗機械。遇山林物外雲籙雪屐之客。意相投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死期至矣。汝曹勉之。時大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董氏。先二十三年卒。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鄞豐樂鵝東之原。而來乞銘。銘曰。

孰有能分宗累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意行而不躐。道隱而無華。悠悠乎其又何嗟。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婺源考水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諡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江南李氏。金陵園急。逃來寄姓爲胡。因籍焉。其子昌義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左二寶者也。弟侃亦著書。有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徙考水。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譚史纂者。易簡居士諱師夢。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綳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白首以爲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囊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名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自樂。然慕從之遊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人去爲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塋壠親躬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公誠可爲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吾本懷常在考水。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高倉。至是臨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幸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七日。

葬公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胡公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進祖、光祖、德祖。女四。於是炳文以前進士程君龍、江君靈、胡君次姦之狀與議來丐銘。銘曰：燕其獨羸其伏。旣安旣穆。是爲孝善之下。

張允甫墓誌銘

往時江南以太學養士至累千人。業六經若詞賦者雖不特置博士而常往來通洩之。然詞賦獨多。其數常不與六經等於獨多之中。業之而精者自閩浙江湘嶺蜀諸生甲乙可一二數。開慶己未歲混試補弟子員。吳門張允甫與焉。又明年春自外舍試中優等。升內舍。爲太學詞賦第一。於是聲譽陡起。允甫又謙粹修重。凡同業無不慕與之游。而先生長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試中國子監舉。又試中平等。奏名。遂自內舍升行上舍事。爲諸生長貳領裏。旦夕解褐賜官。而太學廢。允甫恬然無得喪意。談笑浮沈里巷。又二十年而終。始余於允甫同業中年輩差晚。每堂廡間望見儀觀整整。私心歎想自失。旣先竊一科去。癸酉秋被檄考校兩浙進士同寮。陳文林方叔爲余言允甫賢行甚詳。尤恨前時不得數數相從也。及余晚自金陵歸鄞。文林亦自合淝趨杭。竟託孥允甫家。允甫優廩廩之。文林病死。允甫醫藥殯窆如私喪。文林蓋疇昔太學閩士所與同業尤相敬厚之一也。余愈益慕允甫有氣誼。真能不負生死緩急如此。欲終與之游。而其子觀以狀來謁銘。允甫以至元癸巳冬十二月四日死矣。嗟乎傷哉。按其狀。允甫初名公顯。避諱改士元。曾祖彥琦。朝奉郎。祖仲父。孝德迪功郎。世爲平江常熟橫涇望族。允甫之季年始徙居杭。死遂

葬杭南高峯下。麥嶺橫涇之居，初纔中產。迪功君單傳承家，性坦疎，無鉤距，營業不營而裕。允甫遵用其道，加豁達，好施與，平居一衣不輕服，一膳不過滄。至移於師友饋謝，閭里賑貸，學校營繕，驩如也。事親孝，內舍奏名時，迪功君見之喜，曰：「吾教子無憾矣。」尋執喪，服闋，卽不汲汲進取，以母陳氏年耄，謁假歸養。旣乃艱，關跋涉，扶持風雪中，得股膝筋寒疾。天陰晦，輒發動良苦。他日，杭居有火警，盡棄積貯，急掖母行，止與俱。如初無苦者，人以爲至誠之助，無幾何，疾復作，竟劇。劇且絕，獨力憶訣，母囑治斂，必以儒服。年五十有九，葬以甲午某月某日子男一觀也。銘曰：

不爲之嚮，亦莫疵吾玉；不爲之趨，亦莫跌吾車。其豐吾存也，吾發其餘；其潔吾歸也，吾復其初。噫嘻吁乎，後百年千年，尙勿震吾幽貞之居。

李思宣墓誌銘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爲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諭、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諡忠靖。諱遇龍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刺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屏居于家，名雷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朱氏，封孺人。敷文閣學士、天官卿諱猗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九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板授饒學正。又四年，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

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既自寬釋。冀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熟珎瑀。稍長。連貴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豈屑躁意名祿。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然不意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白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嘗爲出涕。又二年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

生不盡其躬。死不沒其名。去兮靈駕。歸而颺奔。斯人也。殆庶乎存存。

剡源集卷第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爲信州推官者。嘯壺而謂其僚剡源戴表元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爲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焉。金之季年。兵燬漂搖。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吾祖嘗爲軍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莘爲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業。千戶府君亦死。葬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兩年。會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託。數數欲奪志改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病死。莘而歸葬陽穀。吾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惻愍。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人年纔三十六。襲姑之化。卻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身。雖比鄰。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無時慶弔。無闕禮。吾賴教育。儼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尙用監史。值進俘寶。隨監長忻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曰。此汝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充征東行中書省掾。尋改充江淮行

中書省掾。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江金壇尹。滿再調徽祁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蒞官行事。朝夜警督。備至。馭下慈。臧獲有過。譴逐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外毋敢犯教。年七十四死。祁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艱窶。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父遺體寄葬莘城北。恐散遠不得展省。以爲念。汝等豈能酬吾言乎。言訖而瞑。祁門歸。吾不孝。不獲亟遵吾母言。姑薨殯。吾母揚州。以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髦衰。如有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旣卜吉於莘城西三里新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日。陽穀遷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窆。併奉莘地揚州考妣合葬。惟宋氏存亡繼絕。實憑二妣婦節母範。苟延烝嘗。爲衣冠家。誠不忍遺負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其親。得植墓表。刻石器。子宜爲文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謹實錄底裏。鐫載琬刻。揭之隴上。使人知夫世之爲善無不報。而幽閨窮巷。孀嫠寡弱。服勞秉節於冥冥之中者。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效。於以旌孝思。勸厚俗。非曰褒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氏。諱妙貞。推官名彧。弟仲某。早世。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之子。萬鈞。萬美。宦學蓋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旣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爲公名蹟在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愈遠亦恐墜逸。無以異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諗于剡源戴表元。頗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卿。字奇仲。少穎悟。目誦數千

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亢吾宗。嘉熙丁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爲公喜。公曰。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昌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蕪沒人。一日。命薙去。築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許專決。州苦和糴斛面。及田宅稅契錢。爲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謁選。會趙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鳳臺酒庫。因赴其聘。而兼贊趙公幕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算。精采獵獵。諸公間。用趙公薦。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撙節出納。作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民喜見顏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負。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鞠。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健者疾足報捷。以邀厚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閉。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廨。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爲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巳。除尙書檢閱官。書擬右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劄入。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爲執政。傲復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爲斂戢。悉卻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獻詠其間。愉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婆娑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月四日。卒甲子八

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驩。養盡誠。宗姻鄉黨急乏。調貸盡惠。既貴不忘蠶桑。常夜績課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正壬辰十二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爲外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垂換授州教授。卒。女道韞。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爲文有體裁。自舉子時。聲撼場屋。及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景悅。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昇年增餉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恥自陳。併他賞皆不敘。呂節使文德舉親民。卻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門下。兩辭之。在右司。當寧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公與忠愍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監察御史。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爲當路私人乎。卽日告假出關去。里居服闋。有薦于朝。予江西一州。不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年在朝。屢道賈平章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郎。賜紫魚服。嗚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沈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肯遽然闕茸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卽成奇傑。蓋其獲之也。不求。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人得自持重。而盡其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卽

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姦邪者。嫉之。不可主。天下或名爲姦邪。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名爲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貧葬。行路展禮。庸敢竊附二賢□例。揭之壟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爲五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賢爲領袖。壘山謝氏。城山林氏。藍山張氏之徒。爲羽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徹於門。篇章箋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尋用詩賦充鄉貢。州人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築室聚書。闢館聘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鄰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始避孔道入深谷。芟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衆。事定。起領邑校。掃燼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儒籍爲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罄資。凡留連省戶下。踰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會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喜爲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己出。及聞其惡。一不挂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由是無絲粟怨嫉於人。

美鬚眉者年華皓。意行郊廛間。識與不識。望之知爲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才。世爲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早世。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廉。次適趙鎔。皆鄭出。孫男六。禹隣。禹錫。禹遠。禹範。禹謙。可崇。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峯。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聞。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峯亦自卜。余之來後。公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輿扳援不及之歎。嘗作詩哀傷之。又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峯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峯之下。使後來爲者知勸慕云。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沈去來以千計。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衢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植。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橘隱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公時。四方官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攜超穎之質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郎。綱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尙書。徐景說祕書輩。商略義理。及旣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籌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參預。天台葉集賢諸公。考問故實。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驟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

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峯巡檢。淮陰尉。進保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剿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旣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君。學徒爲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祁門。於德興鄰邑也。復招游祁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干篇。君平生輕財。有俸餽。卽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度。閒暇。惟與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鄰社香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遙指柯山云云數十字。若寓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爲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不局於趨。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顙豪膺。閱此佳城。

周府君碣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二月十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旣葬于附郭之譚山。而石表未立。其孤懼無遠於芻牧。持武岡王侯之志來請銘。按志君曾祖諱某。祖諱遠。父諱志。家世循良。君早從鄉縉紳問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孝悌忠信。邑大夫推其賢。尊爲耆宿。常禮貌之。歲飢荒。力勸賑恤。人有鬪鬩。爲質決是否。皆喻而止。安仁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雅言。民受寬賜。

晚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圃翁。文士賦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繙誦梵譯。若有深
得者。迨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脩然而逝。世之談儒者。嘗詆釋氏爲誕。其弊也。華言雅
趨而少誠慤。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恆者邪。君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續夏
氏。俱先卒。子男三。宗堽。宗懋。李出。宗允。夏出。女一。嫁支以良。孫男三。女四。銘曰。
吾聞適丘墓道。不施哀而哀生。嗚呼茲岡。吉人之藏。其固其康。

剡源集卷第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專尚譜牒。以爲宗法廢。所賴以考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亦有不幸兵燹蕩析。漂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謹藏諸心。遇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幾焉。信州之繆。爲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謂之繆源。今猶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瑤。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聞其復爲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爲繆戾之繆。至是機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巖平陽。長溪之譜。其世次由江南之近年。上遡戰國。以達於魯。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繆。定其望曰。瑯邪。蘭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彥肅祕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錄秦誓。蒙毅傳。不應罪其殺三良。棄百里奚。魯穆姜。書於春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繆戾之諡。秦魯臣子。亦不應以惡諡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爲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官。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爲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爲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爲多。蓋正肅公之父正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所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誨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旣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爲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爲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爲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旣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窗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徒鄞。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所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卽棄丘壘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雪窗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

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脈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鈔帙後有庚饒州繫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祕閣等啓以爲不當作余蚤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數子此說旣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爲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諗其放阨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己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邪雖血氣旣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爲文不能不徇人之求厖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祕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六人望而能辯其爲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呂公。以勳業爲渡江名臣。而常耽悅文藻。云得法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爲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家兒邪。近世負官簿者。自貴而捐問業之謙。名師資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恍然。

題寶葉真

身不待帛。而溫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真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獎孝詩卷後

右獎孝詩一帙。騷壇名公獎康彥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彥中。鄮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歟。奇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家張氏山。窆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柩至兆。旣葬。別間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爲奉化人。今其子姓詵。詵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爲鄉族望。有由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笙和玉明。時兵革新息肩。文獻散落。私以爲故家遺俗適當然耳。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肄習脩飾。咸偉丈夫。而余年浸倦衰。交游益荒。爲之驚喜過望。有名儒金字彥醇貺詩一小編。閱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雋。其趣仲宣遊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語累晝夜。娓娓皆起人意。而每及詩。輒求益不置。嗟乎。士之生患無以爲之家。有家矣。患無以爲之徒。有徒矣。患無以爲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收良師友殫治之助。觚鉛紺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日盈其門。所以開彥醇而迫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足以慰酬之。抑學者之爲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爲無丹。不必學。又以丹爲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棄養。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飢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清靜淡薄。不出戶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有數。不可以一概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遠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考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甚岌岌。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拘繫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

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它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爲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蔑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徙寶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與。尙一語不忍負朋輩。而況國事。握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可以爲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實於人。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眞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人。縑素用墨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龍藏其中矣。憑陵傲兀。恍惚變滅。蓋君自以寄意爲樂。龍成。傍附題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眞奇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輒亦造次擬爲之。不滿一笑。此卷微瀾細瀾。瀾漫通幅。前衝後擁。略具鱗鬣。點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鸚鵡圖

右草書歐陽公鸚鵡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爲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爲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雉者。京西人以名鸚鵡。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爲

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爲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爲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爲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覲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于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逋流分竄於蠻煙蠻雨之域。洵洵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爲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主歲太學。聞有六世孫塏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爲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于杭。出所敍次。昭穆整整不亂。爲之驚嗟喜詫。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顫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爲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藉。少余年數歲。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讜直爲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異評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爲公所作唁疏。挽歌二幅。彌可珍尙。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其身爲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津詩液。流布縑素。乃作此變幻詭譎相邪。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強勉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爲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其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爲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賞優秩。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胸次賢於人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春容醞藉。雍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爲有本之言哉。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爲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縣水迤。居可以養真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常爲高人奇士窟宅。余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巖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翛然獨盛。爲之徘徊太息。州南有貞慶宮。當郊關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土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沐。講肄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古。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薛公釣隱巖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鵬鷖之趣。薛門鸞鶴之韻。不但葩華搖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爲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如法師之爲人子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瀆。卜愈繁。乃至筮簪珎瑛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據易卦爲辭。近古哉。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爲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爲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興廢本末。不可謂不知其概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爲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攜致軒詩一編見示。

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料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爲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爛班在目。爲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昌詩。襲清於放翁。潛夫資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聞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爲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卽樹。欲石卽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邪。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能畫矣。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爲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繆詩猥札者。蓋贗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煙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薄。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

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款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信州。有妙年書生攜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卽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哉。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閒適。可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窳達。忘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遽墮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頽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于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爲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爲楚接輿。或以爲榮啓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製精妙。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敍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翁又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大聖

人之生於世。其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尙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當時所嘗學道而去爲君子者。何可勝算。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爲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爲之十一像。像繁一傳。其於老子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瓊報塵圖

胡瓊報塵圖。事具畫史。此作騰趯精迅。臺榭罅縫間俱有動意。是其真跡無疑。報塵者。異時邊堠以塵起計。馬數多寡。數騎疾馳東首。烏舉電抹。前無行羣。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姦。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瀘。垂入國門。出之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足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蹊。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人名跡晦。著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題溫上人心經

溫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戶。卽散施貧。

者。或多。則袖攜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歡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爲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爲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而以其身得周遊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爲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敕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傅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人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虧爲人僚屬之誼。且旣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尙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閭。爲之徘徊卻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連。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梁度間得故紙一束。掎撫而綴。蒼之。知爲梅庵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匡。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丘壟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邪。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真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羣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蟲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尙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卽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鳳。而遊於垓垓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粹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臥四明山中。卽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哦白樂天詩。意至輒效其體爲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往服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薰靡。沾灌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旣沒。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求者。此藁是也。余讀而潛然。昔樂天以無子爲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臺。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留連竟夕。東琴西弈。南書北畫。談笑縱橫。人人自以爲得盡其意也。晚年臥病。事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爲之慙然不樂。其天性如此。雅善爲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高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於好事者幸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蔚公所收。遂至百首。又多有塗竄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諳理。殊足珍也。剡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吳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深沈醞藉。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邪。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華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禍作。士氣稍稍

摧沮。雖不絕。然不得如昔矣。剡源戴表元書。

跋史和旨詩卷

宋時宰相世家多言韓呂。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之也。從而爲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他有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才。呂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與韓呂爲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冊。生其門者。人懷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產弟。刪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貶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爲賢。而況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爲。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尙德君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旨諸孫景肅出所藏和旨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密。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誦前言往行。本末整整。云自刪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倡其諸弟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丘壘在萬竹。察廉岡。愛而居之。學

者因尊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醄醇委婉。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款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歎其無成。而惜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菡居古桐。始爲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薰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闕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攷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膏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輿。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鬪博。下至傳蕤生徒。執硯童孺。欬唾相熏。亦有法則。今一輩衣

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快快慨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閭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爐之憶。爲之悠然上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理。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題王氏寓庵遺藁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饒範閭里。洎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山陰陸放翁所譏舉詞墓誌。余爲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蓋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礦也。投老火毀。百折之餘。乃方得見寓庵遺藁於其孫得塗。寓庵名密。字抑之。於兩先生爲從子。嘗以詞賦再貢于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廊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肯龔鯁苟祿。屢與上官爭役錢。辯水利。列邊防形勢。欲以經濟自見。言旣不酬。卽和淵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灑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苦續述。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傳者。何限。寓庵之傳。似有以相之。而然乎。因觀藁中同時還往若端本李淳伯。吳伯華之徒。異時皆崢嶸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虛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爲惋歎。安知吾黨無能贊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者。其以此藁補之。剡源戴表元書。

題袁通父詞卷

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爲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慕古人風流遺跡。俛仰大息。亦知爲遊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之苦。顧今此樂旣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鑠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爲而不可得也。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殫膏梁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墮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爲痛惜甚矣。故顏真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李陵。孔光之惜身顧蔭。君子慚之也。謂之媮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邛部川。邛部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異時。邊吏以恩信羈縻之。不盡用內地法。然猶時時桀驁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深入其巢穴。旣受約束。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祥卿於時年尙幼。迨長大。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爲之言者。祥卿靜俟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爲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

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註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攷。余爲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爲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興於中爻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履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己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剡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盛最難攷。蓋自秦漢初則旣淆亂。王子朝之後與齊諸田改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遠二千年亂離竄徙譜牒散亡乃欲追補渺茫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然自吾耳目所可知而又不卽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婺源武口王氏獨能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爲太原王氏其此居祁縣可知者爲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爲墓碑可知者爲唐尙書郎元暕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戌歲有七世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嘗爲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炎嘗爲世系錄而其宗

遂因之而不散。錄成後。迄今又幾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綴緝。增爲五卷。而徵言於余。余旣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爲人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喜而爲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卽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旣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閱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

